

世界经典情爱小说系列

SHIJIEJINGDIAN
QINGAIXIAOSHUO
XILIE

白夜



梦湖 编选
青海人民出版社

世界经典情爱小说系列

白 夜

梦 湖 编选

青海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

(青)新登字 01 号

白 夜

青海人民出版社

(西宁市西关大街 96 号)

新华书店发行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K 8.5625 印张 213 千字

199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225—00971—0/I·166

定价:8.20 元

卷 首 语

古往今来，大浪淘去多少风流人物，却也留下一个又一个如歌如泣的爱情故事。在世界文学的宝库里，又有多少这样不朽的经典名篇，它们似宝珠一般熠熠闪光、璀璨夺目。只要有人类的存在，“情爱”便是人类文学创作和阅读的永恒主题之一。正因为它贯穿整个人生，与人们的事业、命运、婚姻、家庭息息相关，环环相扣，以至于其中的甜酸苦辣万般滋味，永远令人咀嚼不尽。那一段段或温馨恬静、或缠绵悱恻、或哀婉动人、或长歌当哭的情爱故事，总会在读者热情的心目中，慢慢地温润而铺展开来。人们仍然会为大师们动人的描写和叙述魅力，而流泪、而痛惜、而扼腕揪心、而爱不释手、而感慨万千……

为此，我们从浩瀚的世界文学海洋里，精心撷取几朵美丽的浪花，编成“世界经典情爱小说系列”这束花环，奉献给广大的读者朋友。

丛书选入了风格独特、魅力独具的作家 12 位，以及他们优秀的情爱中篇小说 14 篇，辑成四卷。这些作家和作品，均以杰出的思想性、丰富的社会内涵和生动的文学表达，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此，我们相信这套以情爱为主题的小说系列，一定会给读者带去许多美的享受和人生启迪，一定会被广大读者所喜爱。

编者者

1994. 7. 10

目 录

白夜
..... [俄罗斯]陀斯妥耶夫斯基 王庚年译(1)

初恋
..... [俄罗斯]屠格涅夫 张 惠译(64)

珍妮的肖像
..... [美国]劳勃特·纳珊 周煦良译(131)

苹果树
..... [英国]高尔斯华绥 董衡巽译(214)

白 夜^①

[俄罗斯]陀斯妥耶夫斯基

王庚年 译

莫非花儿受命于神，
有意依偎着你的心，
作一个暂时的近邻？

——伊凡·屠格涅夫

^① 白夜：地球南北纬 59.5° 以上的高纬度线内的地区，在夏季一段时间里特有的自然现象。在白夜里，晚霞与早霞相接，太阳处于地平线 6° 以下。这时即出现天文学称之为“民用晨昏朦影的亮度，整夜都灰蒙蒙的，看得到周围的一切，故有“白夜”之称。本篇小说的故事即发生在彼得堡夏季的白夜。

第一个夜晚

一个充满幻觉的夜晚。这样的夜晚，亲爱的读者，大概只出现在我们年轻幼稚的时候。夜幕上繁星灿烂，碧空中清新如洗；只要抬头望一望，就会不由自主的反问自己：难道在这样的苍穹之下，还能有肝火旺盛、喜怒无常的人们生存吗？这也是年轻幼稚的问题，亲爱的读者，确实年轻幼稚，然而，但愿上帝能经常用这类问题触动您的心灵！……

提起喜怒无常和肝火旺盛的先生们，我也不能不追忆一番我这一整天情操优异的行止。

从清早起，就有某种莫名其妙的苦恼折磨着我。因为我忽然觉得：我，这个孤独的人，被所有的人抛弃了，所有的人都和我断绝了往来。自然，任何人都有权利询问：这所有的人指的是哪些人呢？因为我住在彼得堡差不多已经有八年光景，可是并没有学会与哪一位结交。不过，结交对我还有什么意义呢？本来我就熟悉整个彼得堡。这就是为什么彼得堡所有的人都忙着收拾行装并且突然动身去避暑的时候，我觉得似乎所有的人都抛弃了我。因为我非常害怕单独留下来。

整整三天，我在城里到处徘徊踟躅，陷入了深沉的苦闷，茫然不解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管是踏上涅瓦大街，还是走进花园，或者沿着河堤路漫步，那些我习惯于整年整月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遇到的人，一个也不露面了。他们自然不认识我，可是我却熟识

他们；我对他们可说是近切相知，差不多研究过他们的面貌。他们喜气盈盈的时候，我欢欣快慰；他们愁云满面的时候，我感到忧郁。我差不多和一位老头儿建立了友谊。每一天的同一个时间，我都在凤丹卡桥上碰见他。他面容沉思而庄重，口中喃喃自语，左手不断地挥动着，右手撑着一根多节的、顶端镀金的长手杖。甚至他也注意到我，流露出由衷的同情。假如在那个时间，我偶然没有在凤丹卡桥上那个地点出现，我估计他心里一定会倍感忧郁。正因为如此，我俩差不多达到了点头寒暄的地步，特别是双方心境都好的时候。不久之前，我们整整两天没有碰面，第三天路上相遇，彼此的手本来几乎举到了各自的帽檐边上，但却及时抑制住了冲动，垂下了手臂，双方不无依恋地擦肩而过。

我同样熟识一幢幢的房屋。我走在路上，每一座房屋都仿佛跑上我前面的街道，启开所有的窗户望着我，几乎出声地招唤我，一个说：“您好，贵体如何？托上帝保佑，我还身强力壮，到五月，又在我身上加一层楼了！”另一个讲：“您身体好吧？可是我明天就要开始修理啦！”还有的告诉我：“我差一点烧光，可吓坏我啦！”如此等等。其中有我钟爱的宠儿，也有过从甚密的朋友。有一个打算在今年夏天请建筑师诊病。到那时候，我一定要每天顺路去专程探望一番，上帝保佑，千万不要乱治一通！我永远难忘一座容貌娇好、颜色淡红的小房子所遭受的一切。这是一座颇为可爱的石头房子，那么和蔼可亲地望着我，那么矜持地看待丑陋的四邻，所以，每当在那条街经过的时候，我总感到万分地欣慰。但是，就在上一个星期，我沿着那条街走的时候，抬头望一望我的朋友，突然听到了凄然的啼诉：“他们把我涂成黄颜色啦！”这些暴徒！野蛮人！他们什么都不怜惜，即使廊柱和屋檐也不放过！于是我的朋友就变成了金丝雀那种土黄色。为这件事，我的肺几乎都气炸了，直到现在我也鼓不起

勇气去探望我那被丑化了的朋友，可怜他被刷成了天下帝国^①的颜色。

如此这般，读者先生，您也就知道我熟悉整个彼得堡的经过和手段了。

我已经说过，在没有揣测出自己不安的原因之前，我已经苦恼了整整三天了。在街上我感到十分不愉快：这个不露面，那个又碰不见，某某人又躲到哪里去了呢？就在家里也很别扭。一连两夜，我都在冥思苦想：我这小小的角落里，还缺少什么呢？为什么置身其中会这么不舒服呢？我怀着重重的疑虑开始审视屋里暗绿色的墙壁，那是被烟薰黑的；我仔细观察挂满了蜘蛛网的天花板，那蜘蛛网的藁生要归功于玛特辽娜的“努力”；我留心看过我所有的家俱，熟视每一把靠椅（因为即使一把椅子放得和昨天不一样，我立刻就会觉得不自在），考虑祸根是否就在此地？我又望一望窗户。但是一切全都白费功夫……心情一点儿也轻松不起来！我甚至没头没脑地把玛特辽娜喊来，给予严父般的申斥，责怪她蜘蛛网的事和到处都不干净，然而她只是惊奇地望了望我，一字不答地走开了。所以直到现在那些蜘蛛网还安然地挂在原处。

最后，直到今天清早，我才揣测到是怎么一回事。噢，原来他们在急急忙忙地避开我，逃到别墅去，溜之大吉呀！请原谅我用的字眼儿粗俗，不过我实在已经顾不及文辞的高雅了……因为，几乎彼得堡所有的一切都已经或正在迁往别墅去。每一位雇得起轿车并且仪表堂堂、令人敬重的绅士，这时在我眼里都变成了尊贵的家长；现在他结束了日常公务，正轻装上路，到自己姓氏的聚集地——别墅去。每一个行人都流露出一副全然特殊的表情。仿佛对所有迎面走过的人不断地重复着：“诸位，我在此地只是路过而已，两个小时后我就要乘车离开，到别墅去了！”还有：窗户推开了，先

① 天下帝国：西人对古代中国的称谓，这里指黄龙旗的上黄色。

是雪白纤细的手指象打小鼓似地叩响窗扉，而后，一个美丽的姑娘探出头来，把卖盆花的小贩叫到跟前。我立时立地就想象得出，那些花是这样买的，也就是说并不打算在城市闷热的居室中欣赏春光花色，而是由于即刻就要动身坐车到别墅去，可以顺便把盆花一起带走。除此之外，我还在自己新颖而奇特的发明项目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学会了单凭外表就能准确无误地判断，谁住什么样的别墅。卡敏岛、阿普杰卡尔岛以及彼得格尔路的住户，一向就以优雅考究的举止、漂亮时新的夏装和乘坐华贵的轿车进城而显得与众不同；住在巴尔格罗夫或者更远些的居民，只要一露面，就“暗示”出他们的明智和体面；克列斯多夫岛的顾客最显眼的地方是他们那种知足常乐的神情。一路上经常遇到货车队。长长的一排车夫，手挽缰绳，懒洋洋地走着。大车上，各种土耳其式或非土耳其式的家俱桌椅以及居家什物等等堆积如山。同时还会看到，在所有家俱的顶端往往安坐着一位虚胖的厨娘。她象爱护自己的眼珠似地看守着老爷的家私。此外还有许多满载家什用具的船只在涅瓦河、凤丹卡河上浮动，驶向乔尔纳雅河以及其他各岛。眼望着这些大车和船舶越来越多、成十倍成百倍地增加着，我觉得仿佛一切的一切都在乘车离去，或用车船迁移到别墅去了。甚至令人感到整个彼得堡有化为废墟的危险。正是这样，使我觉得十分羞愧、愤懑和悲伤：我完全无处可去，也无须乎去避暑。尽管我也打算跟随任何一辆货车步行，或同任何一位雇有轿车的体面绅士一起乘车前往，然而没有哪一个人，根本没有哪一个人邀请我，似乎彻底忘掉了我，仿佛我对他们事实上只不过是一个陌生人而已！

我走得时间既久，路程又远，象往日早已习惯的那样，忘其所以，不晓得身在何处了。后来突然发现自己已经来到城门哨所附近。只一瞬间，心绪变得突然畅快起来。于是我走过界杆，踏着一丘丘下过种子的田野和一片片的草地，漫步前行。竟然没有感到一丝倦意，只是全身都觉得有某种沉重的负担从心灵上消失了。所有

坐车路过的人都亲切地望着我，当真要点头寒暄似地。不知道为了什么，所有的人都快活得大吸其雪茄烟，没有一个例外。连我也十分高兴。这在我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现象。猛然间，我仿佛已经来到了意大利，大自然的美景使我这个半病的，差不多在城墙圈子里已经闷死的市民，惊叹不已。

我们彼得堡的自然景色中，存在着某种无以名状的、撩人心弦的东西。大自然随着春天的来临会突然显示出自己的全部声威，表现出上天赋予的所有力量：披上嫩绿的树叶，装饰起美丽的鲜花，露出色彩斑斓的丰姿……不知为什么，这自然景色不禁使我想起另一位女郎，她干瘦纤弱，满面病容；看着她，有时会感到同情和遗憾，有时不无怜悯之爱，当然有时也会根本没有留意到她。可是，突然之间，她竟在一眨眼的工夫，突如其来地变得难以形容的艳丽动人，简直令人吃惊。你会感到惶惑、狂喜、陶醉，不禁反问自己：是什么力量诱使她那忧郁沉思的双眸闪射出动人的光芒呢？为什么她那苍白消瘦的两颊充满了血色的红晕？什么原因使她那娇美的面容焕发出欢乐的激情？为什么那丰满的前胸这样高耸迷人？到底是什么突然在那可怜的女郎面庞上唤起了力量、生命和美丽，绽开了动人的微笑，激荡起晶莹闪烁、热情奔放的笑声？于是你会向周围探视，想找到那么一个人，你似乎已经猜到……然而这一刹那很快就过去了，说不定就在第二天，你遇见的又是那依稀往日的沉思而恍惚的目光，看到的又是那同样苍白的面容，和以往举止中流露出的那种逆来顺受和胆战心惊的表情，甚至还有深沉忏悔、致命悲伤的某些痕迹，以及对片刻欢娱的懊丧……

不过，我的夜晚毕竟比白天好得多，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很晚我才返回市内，开始走近寓所的时候，钟楼已经打过了十点。我走的是沿河堤的街道，这时候在街上连一个人影都没有。诚然，我住的地方距离市中心是相当远的。我一边走着，一边唱着歌，因为当我感到幸福的时候，我总要低声地哼点什么，正像一个

虽然感到幸福，但却既无朋友、更无知己，因而也无法与人分享快乐的人一样。

突然，我碰到了一桩料想不到的惊险事件。

在路旁有一个女子侧身倚着河畔的栏杆站在那里，臂肘撑在扶手上，看样子正凝神注视着混浊的运河水。她头戴一顶很可爱的黄色小帽，披着一件漂亮的小黑斗篷。“这是一位姑娘，而且我敢肯定，她是个黑发女郎。”我这样想着。她大概没有听见我的脚步声，直到我屏住呼吸，怀着激动不已的心，从她身边走过的时候，她仍然一动不动。“真奇怪，”我推断着，“她一定是考虑什么事，想得入神了。”突然，我停住了脚步，呆若木鸡：一阵低沉的痛哭声闯进了我的耳朵。是的！我没有听错，女郎在哭，一分钟后传来了连连的抽泣声。我的天哪！我的心都紧缩起来。尽管我一向在女性面前十分怯懦，可是，这是什么时候啊！……我返回身来，一步步地朝她走去。假如我不知道“夫人”这个称呼在许多为上流社会写的小说里用过千百次的话，我一定要脱口而出，叫一声：“夫人！”正是这一点阻挡了我。在我搜尽枯肠寻找一个恰当词令的时候，女郎清醒过来，朝四下望了望，猛然想到了什么，低着头从我身边匆匆走过，沿河堤往前去了。我当即尾随着她。看来，她猜到了这一点，于是离开大街靠河堤这一面，横过车道，沿着对面的人行道慌里慌张地走去。我没敢横过车道去追她。心儿怦怦地跳得像一只被捉住的小鸟，但是，偶然发生的一件事帮了我的大忙。

那一侧人行道上，距离我那陌生女郎不远的地方，突然冒出来一个身穿晚礼服的绅士。其人年纪可观，但仪态却不可观，步履蹒跚，小心翼翼地扶着墙走。那女郎步子很快，象一支离弦的箭，匆忙而胆怯，那些担心有人自告奋勇在深夜送她们回家的姑娘们就是这种走法。那位摇摇晃晃的绅士自然无论如何也赶不上她，假如不是我的命运之神启示他寻开心的话。突然间，那位绅士对谁也没讲一声，拔腿就跑，脚不点地似地追赶我那陌生女郎。女郎快步如风，

但是，原来步履蹒跚的绅士现在却越迫越近了，终于赶上她了，那女郎突然厉声尖叫起来，于是……我感谢命运之神赐给我那根漂亮而多结的手杖，这时正握在我的右手里，说时迟那时快，我已经来到对面的人行道上，眨眼之间那位不速之客的绅士明白了怎么回事。意识到不可抗拒的道理，他一个字没说就向后退开了。只是当我们相距很远的时候，他才用些既生动又有力的口头禅对我表示抗议，不过，我们能听到的也极为有限了。

“让我们挽着胳膊走吧，”我对这位陌生女郎说道，“这样他就不敢来纠缠我们了。”

她一声不响地挽起了我的胳膊，激动和惊恐使她的手还在颤抖。噢，冒失鬼先生，此时此刻我多么感谢你啊！我偷看了她一眼。模样儿很俊俏，而且是个黑发女郎，——我没有猜错。不知道是由于刚才的惊恐还是为了原来的苦恼，她那漆黑的睫毛上还闪烁着晶莹的泪珠，可是她的双唇已经绽开了一丝微笑。她也悄悄地看了看我，羞红了脸，低下头去。

“您看，刚才您为什么赶开我呢？如果我陪您在一起，本来就不会发生意外了。”

“可是，我不了解您呀。我以为，您也是……”

“难道您现在还不了解我吗？”

“了解一点点。唔，譬如说，您为什么发抖呢？”

“噢，您一下子就猜中了！”我回答道，不禁喜从心涌，我这位女郎真是聪明透顶；对于貌美这一点来说，称得起锦上添花。“是啊，您第一眼就看出来是跟什么样的人打交道。的确，我总在女性面前感到怯懦。我不否认我很激动，比刚才那位绅士吓唬您时您所感到的还要厉害……现在，我感到某种慌乱，简直是一场梦。不，就是做梦我也不敢设想，什么时候能和一位女性谈话。”

“怎么？真——的——吗？”

“确实如此！假如我的胳膊在颤抖，那不过是由于它从来没有

让您这样可爱的小手挽起过。我对女性是完全生疏的，其实从来也没有习惯过和女性在一起，原本我就是孤身一人……我甚至不晓得怎样和她们谈话。就以现在为例，我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对您说过什么蠢话？您坦白地告诉我吧！不妨预先提醒您，我不是气量小的人……”

“不，没有什么，没有关系，正好相反。您如果真要求我坦白地讲，我可以告诉您，女性恰好喜欢男性这种羞怯。您要想知道得更多的话，我可以讲，我也很喜欢这种羞怯，而且我不会再赶开您了，您可以一直把我送到家门口。”

“您这样看待我，”我刚一开口就兴奋得简直透不过气来，“您立刻使我不再感到胆怯了，而且，那么……再用不到我那套手段了！”

“手段？什么手段？干什么用的？这真是太不好啦！”

“真抱歉！请原谅！我一时脱口说错了。不过，您怎么能设想，此时此地会没有愿望……”

“让人家喜欢，对吗？”

“啊，太对了。看在上帝份上，请您费神，判断一下我是什么样的人吧！要知道，我差不多已经二十六岁了，可是我从来还没有见过什么人。唉，我怎样才能讲得好，讲得乖巧、恰当呢？不过一切都公开坦白出来，可能对您更有益处……当我的心在说话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沉默。好吧，反正都一样……您能相信吗，竟然没有哪一个女人和我交往，一向没有，从来没有！没有任何交往！只不过每天都幻想着，早晚有一天会和某一个人相遇。啊，真想让您知道，我用这种手段热恋过多少次……”

“什么手段？热恋谁？……”

“噢，不是热恋哪一个人，是热恋心目中的理想女性，是梦境里相会的女人。我在幻想中创造出许许多多的恋爱史。唉，您不理解我！说实在的，其中也难免有真的，我确实碰见过两三个妇女，可都

是些什么样的女人啊!全都是神气十足的女房东,所以……我恐怕要惹您笑我了,跟您说吧,有几次我都想就这样子无拘无束地,随便和哪一位贵妇人谈谈话。自然,要等她单独一个人在街上的时候,肯定要讲得谨慎、谦恭、热情,就说我一个人孤单得要死,希望她不要赶开我,讲我缺乏手段探明无论哪一个女性的内心;要使得她尽管严守妇道,也不致于不倾听像我这样不幸的人所表述的卑怯的自白。最后我讲,我所要求的一切只不过是请对方说上两三句亲切而同情的话,不要一下子就赶开我,相信我讲的是真话,听完我讲的内容;如果乐意,也可以嘲笑我一阵,给我以希望,随便讲上两三句话;哪怕两三个字也好,然后,即使我和她永远不再相逢也没关系!……噢,您在笑话我了……其实,我讲这些只不过为了……”

“用不着垂头丧气,我笑的是您在自己和自己做对头。如果您过去真的试验一下,您很可能早就成功了,哪怕是在街道上,越随便越好……没有哪一个善良的女子,除非她是个愚蠢的女人,或者由于什么事正在发脾气,她是不会不说上两句您所企求的话,就断然打发您离开的……您看,我想到哪儿去了!当然,她也可能把您当作疯子。我只是按自己的意思判断。关于人们怎么生活,我本人知道的真是太多啦!”

“啊,太感激您了!”我叫道,“您不知道您给了我多大的恩典!”

“好啦,好啦!那么请告诉我,您根据什么肯定我就是那样的女子,可以和她……嗯,她值得……获得您的关注和友谊……总之,不是您称为女房东那样的人。为什么您敢于走近我呢?”

“根据什么?为什么?您是单独一个人,那位绅士过于无礼。现在是夜晚,您得承认这是一种义务……”

“不,不是,我指的是这件事之前,那个地方,在路的那边的时候,您不是曾经打算走到我面前来吗?”

“那个地方?在路的那边的时候?唔,真的,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您，我担心……您知道吗？我今天实在很幸福，我一边走路一边唱歌。我曾到郊外去了，那样幸福的时刻，我从来没有遇到过。您……我当时好象感觉到……唔，请原谅我，如果我提醒您，我仿佛感觉到您正在伤心落泪……而我……我听不得这个……我的心都要碎了……啊，天哪！真的，难道我不配为您担忧吗？莫非对您表示兄妹般的同情就是罪过吗？……对不起，我说了同情……嗯，是的，总而言之，难道我身不由己地走到您面前去，就得罪您了吗？”

“算了吧，够了，不要讲了……”女郎说着，低下头去，紧握着我的手，“是我自己不对，不该提起这个。不过我很高兴，没有看错您这个人……好啦，我就要到家了，要从这里进胡同，只有几步路了……告别了，我很感激您……”

“这么说，当真，当真我们就永远不再会面了吗？难道这一切就这样到此为止了吗？”

“看您，”女郎说着，嘻嘻地笑出声来，“您本来只企望得到两三句话，可是现在……不过，话说回来，我对您先不讲什么定准的话……或者我们还会见面的。”

“明天我肯定到这里来，”我说道，“噢，请原谅，我简直在提要求了……”

“是呀，您太没有耐心了……您差不多是在下命令哩！……”

“听啊，您听我说，”我打断了她的话，“如果我说出什么不中听的话，就请您谅解我。是这么一回事。明天我不可能不到这里来。我是一个幻想者，我的实际生活少得可怜。所以，这样的时刻，甚至于现在的每一分钟，对我来说都是稀罕可贵的。所以，我不能不在幻想中重温这些时刻。我会整夜，整星期，乃至整年地，在幻梦中见到您。明天我定准要来到这里，正是这里，这个地方、这个时间，追忆着头一天的一切，我该多么幸福啊！这个地方对我来说太可爱了。在彼得堡我只有两三个这样的地点，甚至有一次我由于回忆而哭出声来，像您……怎么晓得，您或许在十分钟前也是由于回忆而

落泪哩……噢，请原谅，我又忘乎所以了。您过去可能也有时感到特别幸福吧？……”

“好了，”女郎说道，“我，那么，明天也一定到这里来，还是十点钟吧。我看得出，我已经不能再拒绝您了……事情是这样的，我需要到这里来。不过，您不要认为我是在和您订约会。我预先告诉您，我需要到这里来是为了自己。嗯……这……干脆我向您直说了吧，即使您来也不要紧，第一，有可能再发生今天这类不愉快的事，这且不谈……简单说吧，我不过想和您会会面……跟您讲几句话。只是，您看，请原谅好吗？您不要认为我这么轻易就定约会……我本来不想约定，如果不是……唔，还是让我暂时保守秘密吧！不过要先讲好条件……”

“条件！说吧，讲吧，一切都预先提出来吧，我什么都同意，准备接受一切，”我狂喜地叫道，“我为自己担保，一定听话、顺从……您是了解我的……”

“正是因为了解您，所以才邀请您明天来，”女郎笑着说，“我完全了解您，不过请注意，到这里来是有条件的，第一点（只是请您务必执行我所提出的请求，您看我讲得多坦率），就是：您千万不要钟情于我，陷入情网……这是绝对不可以的，请您相信这一点。我答应的是友谊，看，这就是我的手……但是，不准爱上我，我请求您！”

“我向您发誓！”我紧握住她的手喊道。

“算了吧，用不着发誓，我是了解您的，您象火药似的容易冲动，您不要责怪我这样讲。您要知道就好了……我身边也是一个人也没有，没有我可以和他讲话的人，没有一个可以商量的人。当然不可能在街上找能出主意的人，不过您是个例外。我对您了解得这样深，仿佛我们已经是二十年的老朋友了……是真的吧？您不会背信弃义吗？……”

“您会看到的……只有一件，我真不晓得这一昼夜我怎么过